

詩
書
古
訓
一



詩
書
古
訓
二



詩書古訓

三



詩書古訓
四



詩書古訓一

阮元錄

中華書局

詩書古訓
二

阮元錄

中華書局

詩書古訓 三

阮元錄

中華書局

詩
書
古
訓
四

阮
元
錄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詩書古訓 四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鄂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五年六月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祜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饒徽阮元錄

詩

尙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詩言其志也。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

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竊窈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藝傳。有藝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藝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穫。

爾雅釋訓。是刈是穫。穫。煮之也。

服之無數。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餓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真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置，楸之丁丁。

墨子尙賢上。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楸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